



這些山東流亡學生，多有良好的身世，向來是父母手中的一塊寶，卻在槍桿下被迫從軍。

民國三十七年山東省變色，全省師生約二萬餘人逃到南京，教育部在大陸東南各省鐵路沿線設置二十四所臨時中學收容一萬名學生，其餘的輾轉逃往廣州市，進而在當時國防部次長兼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與教育部安排下，由當時的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派船在六、七月間分批將學生接運到澎湖。

逃亡的路

原本以為，這麼一來，離寶島台灣就更近了，

那一段山河變色的日子

——記第一宗白色恐怖「澎湖案」

五十年前發生的「澎湖案」如今才獲平反。

文／王記蕙 圖片提供／煙台同學在校校友會



十字架上的校長——張敬之，拍攝後不久他就出任煙台聯中校長，率學生流亡至澎湖，年底於台北遇害。

這群未滿十八歲的孩子們，忍受離家的痛苦煎熬，心想，只要跟著聯合校長張敏之走，書哪裡都可以唸，校長答應他們的父母親，會給他們一個美好的未來的，只不過為什麼一個安穩的讀書環境卻是這麼難？

這段慘痛的回憶，堪稱是白色恐怖最大宗的山東流亡學生案，在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夫人王培五口述的「十字架上的校長」一書中，清晰地刻劃……

是唸書不是當兵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是個不平靜的日子。八千名的煙台聯合中學的學生還在上課，只聽到擴音器傳來緊急集合的指令，學生在搞不清楚狀況的情形下，只能慌慌張張地走向集合場地，當看到操場上荷槍實彈的士兵，這群孩子嚇壞了，哭的哭、叫的叫，在混亂中嗅到風雨欲來的氣味。

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在澎湖司令官李振清的陪同下到來，韓鳳儀率先登上司令台高喊著：「歡迎各位同學來到重要的時刻，雖然是來讀書的，但是國家多難，諸位如果從軍殺敵，比讀書更能報效國家。」台下頓時鴉雀無聲，韓接著說：「今天就是你們報國的日子，相信你們都以當兵為榮，今天就讓大家都實現這個願望吧！」

學生大喊著：「不要！我們是來唸書的，我們不是來當兵的。」政府騙我們，我們要找校長。」

現場秩序大亂，但一下子就被士兵給鎮壓下來，手無寸鐵的學生，如何能逃得出去，他們的命運，從今天，從這一刻開始改變，而且變得茫然無知。

張敏之校長看到這個狀況勃然大怒，斥責韓、李兩人：「你們怎麼可以如此對待還未成年的孩子？」要求李振清遵守當初在廣州「只有十八歲以上男同學編成『青年軍』，半天軍訓半天上課，未及齡的男女學生一律進澎防部所設的子弟學校就讀的約定」，但卻被韓認為是「率領學生，反對政府」，混亂中，士兵連續對空鳴槍，學生嚇得無知所措，但也必須接受緊接而來的軍事訓練，這就是著名的「七一三事件」。

張敏之覺得情況不對，唯有到台灣去，才能解決問題，隔天一早便到碼頭買船票，連續三天，張敏之沒有買到一張票，終於，他發現，他和這群孩子們已經被軟禁了，往前進不了，往後也退不去了。

被編兵的日子

這些山東流亡學生，雖然稱不上是名門望族子弟，但是能夠隨著學校一起到自由的國度，大多也有良好的身世，不僅沒有吃過苦，更向來是父母手中的一塊寶。

槍桿下被迫從軍的學生，有些人在挑水，每人肩上扛著一根扁擔，打著赤腳，左右兩手緊抓著吊桶，裡面裝滿了水，搖搖晃晃地走在懸軟浮動的沙

是決心投入這場慘不忍睹的「整肅匪諜」大計。

令人心寒的是，這群學生當初之所以會選擇相信李振清，還不是念在李本身就是山東人，流亡的日子雖苦，若是能在「同鄉」的保護下，或許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悲哀的是，這個「同鄉」卻大力參與著所謂的「整肅匪諜、為國貢獻」的大業，讓大家的心寒不已。

面對老師被抓，學生頓時無依歸，內心的害怕、惶恐與焦慮，該如何平撫？猶記七月十三日的槍響，再看看眼前同學們的狼狽不堪，究竟還要受多少罪？唸書這條路怎麼這麼難？自由的路又在哪裡？回家的路又該往哪走？學生們無語問蒼天。

何處是兒家

匪諜的罪名加身，學生被嚴刑拷打，硬是要逼他們說出是「共產黨」，同時也要求招供「幹部」及「總領隊」，學生在這段時間，隨時面臨被抓去審問的危險，只要被點名叫出去的，就不知道回來時會是怎麼樣，更不知道究竟可不可以再回來？

十月三十日上午，海穗號貨輪駛抵基隆港，一批批的學生被送至台北，接受下一波的複審，一直到十二月初，校長張敏之及鄒鑑，和五名同學被槍決，甚至還有數不清的夥伴，雙眼被矇住，套上麻袋，丟入海中，短短幾分鐘時間，一段年輕的生命沒有了掙扎，就此墮落；家，是再也回不去了。

灘上，走一步退半步，兩腿早已不聽使喚，肩膀早已疼痛難耐。

另一邊的學生則是拚命敲打著石塊，石塊由大敲到小，最後成爲一堆碎石，他們手掌滲出鮮血，簡單包紮之後，繼續上工；挖戰壕、蓋碉堡，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這是哪門子軍事訓練，倒像是囚禁的勞務工作。

長時間勞動加上營養不良，學生一下子變得骨瘦如材，眼前也不再有任何的憧憬，因爲，他們完全看不到未來，更不知道何時可以看到親愛的爹娘，十來歲的年齡，卻失去屬於年輕人的活力與朝氣。

不僅如此，凡是與師長親近，年紀較長的學生，都被鎖定要「個別訓練」，也就是說，這些人隨時都會被「叫走」，而且，往往不知道何時才可以歸隊？

同時，張敏之校長也被人「帶走了」，硬是說學生部隊裡有匪諜，而校長張敏之、鄒鑑等人則是中共南下工作團成員，就這樣不清不白地被冠上「匪諜」的罪名。

同是老鄉何苦來栽

韓鳳儀將「匪諜案」洋洋灑灑寫了數百人名單向上呈報，但令李振清驚訝的是，這份名單早已呈送到台北，台北保安司令部還因此頒發給韓鳳儀，李振清這時心想，若是不跟進，未來前途堪慮，於

五十年後的曙光

除了丟海的酷刑之外，還包括手銬腳鐐、嚴刑逼供，當初十來歲的孩子，如今，都已是雙鬢花白的老者，幸運能存活的，如今早已兒孫滿堂，回首五十年前那段慘痛不堪的歲月，除了要求平反之外，更希望「匪諜」的罪名不至於成爲家族中一段醜陋的烙印。

這宗最大規模的白色恐怖——「澎湖案」，在各界逕相奔走要求平反之下，五十年後的今天，行政院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匪諜與叛亂案補償條例」，背負在這群師生身上的「匪諜」罪名將沈寃得雪，讓這群現已七十高齡的山東煙台聯合中學的校友們，可以大聲地告訴孩子，他們不是匪諜，他們是一心追隨政府來到台灣的一群年輕學生。



1960年時張敏之校長遭端孤合照，苦難是全家兒時共同的記憶。